

人人都相信，『石門之狼』確已被擊斃，否則亦已斃死無疑，絕無一線生機，那位首先開槍的日本警官是著名的狙擊手，他事後逢人便誇口，說那一槍曾命中，絕無幸免，因此大家更以為必死無疑。

然而事有意外，約三個月後，可怕的『石門之狼』又復出現了！

那時日人以為大禍既已除去，可以高枕無憂，便疏於防範。那位狙擊手當時因功擢升，在擺耶山派出所當一名警部補，在一個夜晚竟給砍去了腦袋。於是，狼陣又響遍了整個高崗善社了！

這以後『石門之狼』真正可說是神出鬼沒，把那些暴力征服者一股腦兒攪進恐怖顫慄的深淵裏。一次，一連兩天相繼在柑坪與高崗社出現。這兩地相隔幾座大山，常人要兩三方才能走到，而他却能在不到一晝夜之間出現於兩地。於是謠言便得播開來，說『石門之狼』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介乎人獸之間的狼，不獨大難不死，而且日行千里呢！

日警用盡方法，自覺窮於應付，乃嚴禁人民傳聞，因此外界鮮有所知。此外還不斷地動員人馬搜索，加強戒備，說也奇怪，『石門之狼』一連出現五六次，擷得了幾個犧牲之後，便隱伏不再現身了，『石門之狼』的名字也漸為人們所淡忘。

聽了志叔公這一大篇話，我早已如着了魔，激動不已。我心中還有疑問：『石門之狼』死而不死，日行千里……這些究竟有可能嗎？正想啓口發問時，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事，一連喝下幾口茶，清了清嗓子，又開口談下：

「……說來真可憐啊。『石門之狼』原來是在石門的鐵索橋上被擊中要害，跳水後死的。」

他的屍首在入晚後不久，在下游約一公里處浮起，恰為一猛男所見。他偷偷地把它藏在隱蔽處。這人後來還告知高壽社的居民們，並引導他們至原地予以掩埋。

如今這位英雄埋骨之地雖已不可尋，然他的靈魂是不滅的。毫無疑問，他仍日夜看守着偉大的大料坎溪，以及那些沿溪營生的無數善良同胞們……」

老人說到此，似不勝其感慨，語調顯著地低沉了許多。不知怎地，我心中起了一陣莫名的悵悵之感。

「那麼叔公，以後『石門之狼』的出現是他同族的人幹的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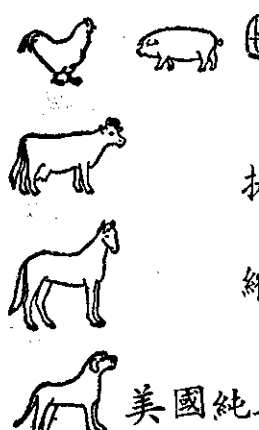
「那當然！」他的神采忽然又昂揚起來：「不過究竟是哪一個，誰也不知，也許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。」

這天晚上，我夢見一位高山同胞：其藏六尺，面目黧黑，濃眉大眼，眉間與下巴各有一小塊刺青，雄赳赳氣昂昂，一臉嚴肅，凜然不可侵犯。其行動穩重，身手矯健得出奇，攀藤爬崖，如履平地。忽見那手中白晃晃的彎月形善刀起處，一位山下留着一撮小鬍子的日人警官頭顱滾落下來，血流滿地，留下癱瘓的四肢和胴體，以及那把腰間的佩刀，在月光下展現出一幕淒慘但又有些滑稽的景象。這不就是強權暴力的下場的寫照嗎？正在我懷然有所領悟時，那位高山同胞却不慌不忙地一手抓住滴着血的頭顱，另一手拿了什麼東西塞進口裏。立刻一陣薄厲的聲響響過來，如針戳進耳內，令人不寒而慄。我驚醒過來，霍然起身，那尖銳的聲響卻仍陣陣響個不停。呀！是真？是夢？一時如墜入五里霧中。

「哈哈……你醒了嗎？看，我已做好『石門之狼』所用的笛子。你聽聽。」

老叔公把手裏的東西遞過來讓我看了看，然後塞進口裏。真的，那聲音又響過來了，有點像嬰兒哭叫聲，却更尖銳，動人心扉。

我想起這才夢境，不禁悵然若有所失。早飯後我便將裝告辭了。



促進發育  
節省飼料  
提早生蛋  
預防疾病  
縮短肥育  
增加收益

美國純美化學公司出品

# 歐羅肥

分銷處：  
臺南 市中 權路 38 號 和民行  
臺東 市中 維里 224 號 聯誼行  
屏東 維里 成功路 125 號

總批發：新臺畜牧獸醫服務社 有限公司

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35 號

各農會飼料店均售

## WARFARIN



祇有殺鼠靈能殺絕全部鼠患請

貴家長及時使用殺鼠靈殺絕全部鼠患

誠徵各鄉鎮經銷處

請函本廠

全省農會藥房均售

實華製藥廠

臺北市博愛路九十八號